


译林传记译丛

[法国] 克洛迪娜·蒙泰伊 著
边 芹 译



自由情侣

萨特和波伏瓦轶事

Les Amants de la libert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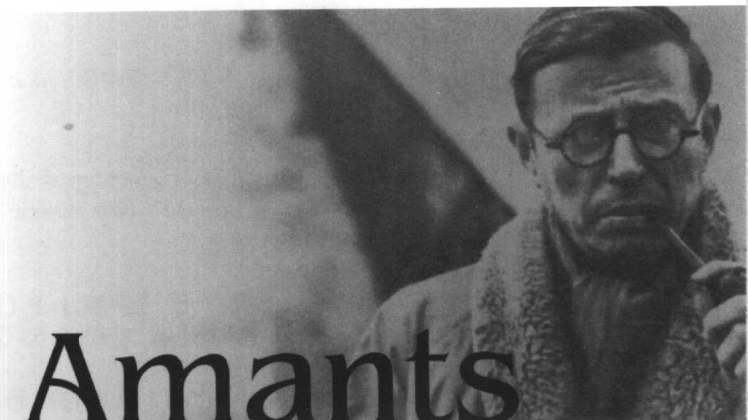
C. Monteil

译
林
出
版
社





译林传记译丛



Les Amants de la liberté

C. Monteil

自由情侣

萨特和波伏瓦轶事

[法国] 克洛迪娜·蒙泰伊 著

边芹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由情侣:萨特和波伏瓦轶事/(法)蒙泰伊(Claudine)著;边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12

(译林传记译丛)

书名原文:Les Amants de la liberté (L'aventure de Jean-Paul Sartre et Simone de Beauvoir dans le siècle)

ISBN 7-80657-316-X

I. 自... II. ①蒙... ②边... III. ①萨特,J·P. (1905~1980)—生平事迹 ②波伏瓦,S.de—生平事迹 IV. ①B565.53 ②K835.65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81373号

Copyright © 1999 by Edition^o1.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Edition^o1.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1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2000-136号

书 名 自由情侣:萨特和波伏瓦轶事

作 者 [法国]克洛迪娜·蒙泰伊

译 者 边 芹

责任编辑 韩沪麟

原文出版 Edition^o1, 1999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8.25

插 页 4

字 数 187千

版 次 2001年12月第1版 200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6000册

书 号 ISBN 7-80657-316-X/I·268

定 价 精装本 15.2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边 芹

本书作者克洛迪娜·蒙泰伊是一位历史学博士。1968年5月,这位当时才二十岁的女大学生,投身了“五月风暴”,由此走进萨特-波伏瓦的圈子,成为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妹妹埃莱娜·德·波伏瓦的忘年交。此后二十多年中,她一直追随西蒙娜·德·波伏瓦,成为其创建的“妇女解放运动”组织的中坚分子。这样一层关系,使她得以在萨特去世二十年、波伏瓦离世十四年后,写出这本传记作品。

全书除了第一章描述萨特、波伏瓦的身世和童年生活外,基本是对两人精神追求的一个总结。其中很大的篇幅写了两人在战后西方思想及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尽管这样的写法相对淡化了两人在战后法国文学界乃至西方文学界的作用和影响,但却相应强化了两人在战后世界历史进程中作为知识精英所起的作用。事实上也是如此,萨特和西蒙娜在战后所采取的“介入生活”的人生态度和左翼的意识形态立场,使他们淡出纯文学的圈子,在战后东西方意识形态斗争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从这个角度看,尽管作者曾是两位的忠实追随者,因而使之从一开始便失去了客观的立场,但本书依然为全面了解战后西方知识分子在思想及政治生活中的探寻、思索乃至误会,同时也为文学爱好者真正了解萨特-波伏瓦的情感关系,进而打破两人的“爱情神话”,提供了一部分的真实。

我个人认为,此书最大的贡献在于透过这两位战后西方极具名望和影响的知识分子对人类思想的探索及对政治理想的追求,为我们清晰地划出了二十世纪后半叶西方知识分子在东西方意识形态斗争中所走过的道路。不管作者是否有意为之。虽然本书作者并无此清醒的认识,也无此种诉求,但客观上,她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那是一条充满曲折、误会、狂想而绝对缺少真正独立思考的道路。透过萨特和波伏瓦,我们不幸地看到,战后西方知识分子在多大的程度上受政治左右,受舆论风潮的影响,而客观上根本没有思想的独立性可言,更缺少前瞻的眼光。在国内左右翼的斗争中,在国际两大阵营的僵持下,他们已身不由己,不得不早早地选好立场,戴上有色眼镜。这是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悲剧,还是他们固有的局限性?如果能从这一层次上去读这本书,那么它就将是有益的和必要的,因为二十世纪西方思想史及二十世纪历史的深层背景,都能在此书中找到脉络。

西方现代自由思想的鼻祖、人类思想误会的典型代表

萨特和波伏瓦代表了战后起舆论导向作用的一代左翼知识分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一直是一个右派占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国家。这个天主教国家,虽然有着法国大革命所延续下来的“革命”和“共和”的传统,实则一直是一个宗教的、保守的国家。1936年左翼联合政府“人民阵线”的上台,从根基上动摇了这个右派国家。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将左翼理想拦腰截断。直到二战结束后,由于法国抵抗运动是左翼共产党领导的,是这些人的牺牲换来了战后法国的国际地位,抹去了投降国家的耻辱,左翼思想才真正占了上风。其后,1968年5月风潮,更加剧了这个倾向。二战后,尽管法国依然是右派执政的国家,但在知识界、文艺界,左

MBR-66106

翼思想已经占统治地位。了解了这一背景,便明白了萨特和波伏瓦战后人生观的改变,是在什么基础上开始的。

知识分子介入生活、参与政治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 1898 年,这一年,因为德雷福斯事件,作家左拉在报纸上发表了《我控诉》。一般来说,这篇文章和这个日子被公认为知识分子不再仅仅用文艺作品而是以行动介入国家政治生活的开始。是十九世纪西方工业革命和技术的飞跃发展,造就了一批又一批,而且人数愈来愈多的平民知识分子。教育的平民化,带来了资讯的平民化,报纸首先取代了官方史学家,而成为现实的见证人和历史的记录者。从此历史将不再只有强权的声音,在它的身边永远都将有另一个或强或弱、或合作或反抗的声音——知识分子的声音。

作为二战后西方新兴的文学及哲学思想的代表,萨特接过了当年左拉手中的旗帜,与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所有压抑人的自由、剥夺人的权利的“主义们”斗争。二战中做战俘的经历,使他对人与自由的关系有了更深一层的体验。他的哲学思想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的确,从巴斯卡尔到康德,从海德格尔到罗素,萨特并没有突破传统哲学的伦理思考,但他的自由哲学,为现代西方人最终打开了基于宗教和道德的最后禁地。他的存在主义思想,在最大限度上,释放了人类对自由的渴望,不管历史有一天将证明这样的渴望是否合理,不管它的后果是否是灾难性的。每一个人对自我的行动负责,实际上就是不再受任何外在的羁绊。仔细观察战前和战后的法国社会,我们会发现这已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社会,撇去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因素,眼前的这个社会是个完全被释放的社会,不是说它已没有压抑和罪恶,而是说它在社会行为规范上已没有多少禁忌。现代西方社会所呈现的这个思想的和文化的版本,不夸张地说,萨特是始作俑者。

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对战后需要扔掉所有的旧包袱、打开思

想牢笼的西方人，不啻是一剂解药。它的流行和时髦也即在于此。没有萨特的自由哲学，便没有“1968年5月”；而没有“1968年5月”，就没有今天的西方社会。这个逻辑的发展，被一些人称为进步，被另一些人视为没落。只有历史最终能作出判断。

作为一个积极介入政治生活的作家，萨特走过了一条怎样的路呢？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他曾是美国的欣赏者；冷战开始后，他站在了苏联一边，他对斯大林有过相当盲目的肯定，他曾把人类的希望寄托在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基于这个立场，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积极地反对法国对阿尔及利亚和越南所从事的殖民战争；1968年5月，他毫无保留地站在了造反的学生一边；作为“永远的反叛者”，他对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分赞赏，是青年毛派分子的坚实后盾；他永远站在罢工的工人一边，虽然他们根本不理解他的哲学思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支持妇女解放运动；为了政治犯的权利，他甚至与欧洲极左的恐怖主义者站在一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他为越南船民的命运东奔西走，甚至不惜求助他一生都鄙视的政权机构；他喜欢功名，但蔑视权势，因此而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他自觉地站在无产者一边，但从没有加入共产党；他激进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其实这与他的自由理念相去甚远。他一生都是矛盾的，从思想到行为，从一个行为到另一个行为；在他身上，人类思想之误会得到充分的体现。他曾基于自由的理念，赞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殊不知那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年代；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萨特的自由哲学，却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始年轻知识分子挣脱意识形态的禁忌提供了精神武器。萨特曾经基于自由和人权，站在反西方、亲第三世界的立场；他大概没有想到，在他逝世之后的这二十年里，他的继承者们却将“自由”和“人权”这两个原则作为对付第三世界的“最道德”的武器。只在他一个人身上，便呈现出多少人类思想之误会！

在萨特几十年为所有被压迫者进行的争斗中,不管对与错,不管伴随着多少误会——机会主义的或只是缺乏清醒和远见,至少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那便是他对政治以及现实的显而易见的天真和幼稚。也许是对自己在二战中的被动立场的一种反叛吧,萨特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始终以激进的立场、毫无条件地站在弱者的一边,有时不惜让自己成为笑柄,或被清醒和严肃者视为在历史舞台上跳来跳去的小丑。他是二十世纪的堂吉珂德。他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为自己设定的“剑客”的角色,实际上这个角色伴随了他一生。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一个人类精神荒漠上的浪漫诗人。从这一点看,我们可以说,尽管偏见曾蒙住他的眼睛,尽管时代的浪潮曾将他淹没,但他一生都毫不矜持地注视着人类的痛苦,这份天真也许正是我们应该乐观地肯定的,因为不论在什么时代,不论被套上什么外衣,知识分子应该是也只能是代表人类的良知。

萨特与波伏瓦及“自由情侣”的实质

萨特一生的另一个战场,便是女人。他一生未正式结婚,因为他讨厌任何形式的束缚。大学毕业后,教了几年书,一旦他能靠写作为生,便再也没有从事过任何职业。他在与女人关系上,也是如此。萨特喜欢女人,女人之为女人的一切特点:美丽、温柔、敏感、直觉等等,都令他着迷。从某种程度上说,萨特具有一部分女性的性格。他喜欢被女人围绕着,是那种真正从内到外欣赏男人的男人,而不是只在肉体上征服女性的男人。把他比之于大观园里的宝玉,并不为过。只不过宝玉作为一个大家族的浪荡公子,没有多少成就事业的野心。萨特却不然。萨特从来就有野心。因此,在与众多女性的交往中,他喜欢她们的一切,惟独不愿意她们成为他

的负担,他不愿意成为某个女人的专有;他从一开始便意识到他朝三暮四的天性。在两性关系中,他不要孩子,不要家庭,只保留属于情感的部分;在生活中,他最大限度地避开精神追求以外的生活负担和社会责任。从这一点看,他一生都在亲身实践他的自由哲学理论。

在这一点上,只有西蒙娜·德·波伏瓦真正了解他,因为她也有着同样的追求。“他们之间的情感关系只能以其自身的力量和持续时间来维持,而不是靠任何其他东西来使其正式化。”这是他们最初就达成的共识。尽管萨特的婚姻观,让她一生蒙受了不少痛苦,但她坚强的意志使她始终没有被压倒。与萨特正好相反,西蒙娜具有一部分男性的性格。她从一开始便明白了她不是惟一的,那么她所能做的,要么离开萨特,去成为一个平庸男人的惟一;要么就是成为那个不可替代的人。她那不屈的性格和勃勃的野心,使她选择了后者。

萨特一生情妇众多,有保持长期关系的,也有一些露水姻缘。他对西蒙娜忠实的时间非常短。从西蒙娜的女友到朋友的妻子或女伴,只要有几份姿色的,他都爱慕。但他没有一种绝对占有之心。她们之中他最宠爱的一位,法裔美国人多洛雷斯却没有明白这一点,尽管她可能是他一生惟一真正挚爱的女人,但最终他还是决定与她分手。萨特的众多情妇中,大多数都有自知之明,懂得西蒙娜“不可替代”的含义。只有多洛雷斯想越过这条界限。她要萨特娶她,萨特临阵脱逃,没有为爱而牺牲自己的生活方式。对于身材异常矮小、近乎独眼的他来说,这样有女人缘,的确有些说不清道不明。有一点很清楚,他聪明多才;另一点几乎可以肯定,他懂女人;下面这一点最关键,他由衷地喜欢女人,尤其漂亮的女人;因为漂亮女人是为爱她们的人而生的。当然,萨特后来的名声地位,也为其拥有众多出色的女性提供了方便。萨特的花心,究竟是出

于何种需要,是生理的,还是心理的,没有人真正披露或研究过。法国人对这种事见怪不怪,恐怕是一个原因。单纯说他“色”,也许过于简单。直到晚年,萨特也没有失掉对女人的兴趣。

西蒙娜久立不倒的原因,一是她的独立性,她从来没有成为萨特无论是哪种含义上的负担;二是两人关系的复杂性,他们两人的关系绝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男女相悦,他们是情人,更是至交。西蒙娜不但是他事业上的同道,在多数情况下,还是他与异性关系的“同谋”。西蒙娜可能不是萨特一生的最爱,但他与她最长久,也最合得来。西蒙娜是他的同志,而不是爱人。她代替不了萨特的,那些更有女人味的美貌情妇。

在情欲上,两人实际早已是陌路人。他们的关系之所以牢固,是因为他们在精神上、事业上已密不可分。他们后来事实上已是事业伙伴,因为他们的关系已成为一种形象,两人中谁去破坏这个形象,都是两败俱伤。他们两人合在一起的这个形象,对于不了解真相的人来说,已是一种神话——所有爱情关系中人们最渴望的神话:自由情侣。

在西蒙娜尚年轻的时候,也就是四十五岁之前,虽然饱受创伤,但也经历了几次轰轰烈烈的爱情。最早是与萨特的学生博斯特,萨特为了让西蒙娜原谅他的不忠,主动将西蒙娜推到博斯特怀里。后来便是她一生最炽烈的爱情,与美国人阿尔格仑相爱。这份爱在两人肉体关系结束之后依然持续了很久。西蒙娜最后的异性之恋发生在她四十岁以后,也相当强烈,对方比她小二十多岁。清醒的她已意识到这是她一生最后的恋情。至于西蒙娜究竟有没有同性恋倾向,在法国争论很多。有人说这是反对女权主义的人给她扣的帽子。由于她本人至死都没有承认,此事也就一直没有定论。作为一个女人,尤其是那个时代的女性,西蒙娜一生的情感生活还是相当丰富多彩的。当然,与她的伴侣比起来,还是小巫见

大巫。可以说,是萨特的风流带给她的痛苦,让她切身体验到男女不平等,激发了她的女权意识,让她写出了她最出名的作品《第二性》;是萨特的不忠留给她的空落,让她一生没有把过多的精力投入到两人的关系中,而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和创作。到了晚年,她已基本心平气和,因为她看到自己并不是个失败者,这一点至关重要。经过这么多年的隐忍,面对时间和历史,他们最终是平等的。

她深知,不论实际上发生什么,不管她真正得到多少,她最终留给历史的,不是她内心真正的感觉,而是她给世人留下的印象(通过他人的文字和图像留给后人)以及她自己的文字。她不放过任何两人公开露面的场合;在回忆录中,她把真正影响这一神话的人和事都淡去或隐去。两人中,面对历史,她是真正的操作手。在这方面,萨特对她充分信任。他深刻了解她的理智和野心,无论发生什么事,无论她实际受到多大伤害,无论她内心真正怎么想,她都不会铤而走险,傻到去破坏他们两人共筑的神话。

如今,他们一起躺在巴黎蒙帕那斯公墓的同一个墓穴里,没有什么再能把他们俩分开了,尘埃落定,长梦当久。

萨特和波伏瓦身后的世界

时间虽然只过去了区区二十年,但在网络和信息化时代看萨特和波伏瓦,有一种隔世的感觉。人类已不再需要一个思想的导师。那种由一个天才人物提出符合某一个时代需要的哲学思想,进而影响一代到几代人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进入了一个网络、信息、管理、策划的快节奏时代;一方面人类随着技术的进步突飞猛进,需要不断地改变观念,需要不断地行动,以适应变化,因而无暇驻足于某种思想,因为清醒者和行动者从来都是分属于两种血质;另一方面,不适应这种不断变化的人,也并不需要清醒

的头脑,而需要某种精神麻痹,以逃避现实,因而求助于宗教或迷信。单极的世界已越来越容不下异己力量的存在;社会的不公正转为国家间的不公正;人道主义演变成了“新军事人道主义”。这就是萨特身后的世界。

在今天的西方社会,知识分子介入生活已越来越流于形式。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媒体在公众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越来越凸现出来,介入生活变成了一场作秀。从道德自恋到集体自闭症,西方知识分子开始发出一个声音,或者说彻底失去思想的独立性,因为无所不在的人道主义已成了一种新的专制。这肯定是萨特意想不到的世界。

二十年,这个世界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萨特的影响还在吗?理想主义已经被普遍抛弃;意识形态斗争已转为利益的竞争和宗教文明的冲突。从某种程度上,这个世界又回到了十九世纪,在富有而强大的西方和贫困而弱小的世界之间,寻求人间正义的萨特们,已没有了位置。在法国,萨特在政治上的极左立场,加快了他被时代抛弃的速度。他的自由哲学,在经济衰退、艾滋病肆虐以及新的舆论专制“political correctness”面前,已没有多少信众。与他同时代的加缪相比,时间对他似乎更无情。同样,波伏瓦倡导的女权主义也已没有了六七十年代摧枯拉朽的势头。也许女性已获得基本的权利,也许现代社会的结构尚无法满足她们的所有期望,女权运动在一度被西方普遍接受之后,又回归于少数人的理想。在全球化经济日益成为世界潮流的今天,女性在人类生活中究竟占了多大的地位呢?

怀旧者也许经常在问:萨特和波伏瓦如果还活着会怎么样?

2001年9月26日于巴黎

序 言

本书根据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让-保罗·萨特的生平自由撰写。

向埃莱娜·德·波伏瓦致以我最衷心的感谢。本书的很多段落来自二十五年中我们的谈话,期间她丈夫利昂内尔·德·鲁莱多半陪伴在旁,如今他已去世。

本书当然也得益于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她生命最后十六年间与我的谈话。我们一起度过了为法国妇女权利斗争的最激烈的时刻。她就我为她作品写的博士论文和其自身对社会生活的介入所作的评述,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我同样要感谢约朗达·阿斯塔里塔·帕特森和莉莉娅纳·拉扎尔,她们分别是西蒙娜·德·波伏瓦协会的主席和秘书长,在我的研究中给了我很大帮助。历史学家、冷战和二十世纪问题专家克莱尔·穆拉迪安和弗朗索瓦丝·汤姆给我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伊莎贝尔·斯塔爾向我提供了她对让-保罗·萨特的哲学著作的看法。丽贝卡·乔克和塞塞妮亚·约德尔给予了我支持和鼓励。帕特里克·波米耶友好地在本书发表前重读了全书的内容。他们的协助是难以估量的。

希望获得有关两位作家更多信息的男女读者可以参照本书附

带的不甚齐全的图书目录。他们尤其可以查询米歇尔·孔塔和米歇尔·里巴尔卡的作品,特别是七星丛书萨特文学作品那一卷,里面涉及了哲学家与其伴侣的最重要的信息;以及安妮·科恩-索拉尔作的萨特传和戴德尔·贝尔作的西蒙娜·德·波伏瓦传。

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各卷回忆录,为了解和研究萨特和波伏瓦两人的生平及二十世纪的历史,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第一手资料。

克洛迪娜·蒙泰伊

献给阿妮克、卡罗尔、塞塞妮亚、尚塔尔、米歇尔、莫尼克、桑德罗、泰蕾兹、维克托和约朗达，是他们以爱温暖了埃莱娜·德·波伏瓦和利昂内尔·德·鲁茨；

献给埃莱娜·邦巴鲁克、丽贝卡、乔克、埃玛努埃尔·埃斯卡尔、莉莉娅纳·拉扎尔、菲立浦·勒格朗、米歇尔·马齐耶、帕特里克·波米耶、雅克利娜·雷伊、朱迪思和诺曼·斯坦及安娜·泽朗斯基；

追念弗朗索瓦丝·蒙唐贡，在她三十五岁之年，疾病夺去了她快乐的人生。

楔 子

大楼的门发出一声闷响关上了。巴黎落着霏霏细雨。四月还有几丝凉意。西蒙娜·德·波伏瓦裹紧米色的风衣，迈着碎步沿舍勒谢街朝拉斯帕耶大街^①走下去。一阵风卷起灰尘和花粉，在瓦万^②的十字街口袭向她，七十七年前，她就是在这里的那个家族公寓里出生的，那套房就在圆亭咖啡馆^③楼上。走上马路，她放慢了步子，看了看表。赴他的约会可不能迟到，从童年起，准时始终是她的一件心事，哪怕迟到一点点都会令她陷入焦虑。

她还有足够的时间兜一圈。她转向埃德加·基内大街^④，顺着蒙帕那斯墓地的围墙走，从主入口走进了这片无声之地。右边便是她的伴侣朴实无华的墓地。

风大起来，驱散着云雾。塞纳河左岸的上空露出一角青天。路人在小径上闲庭漫步，园丁和工人忙着干活，没人在意她的到来。站在这块在她心里如此珍贵的墓地前，她并不是惟一的赴约

① 巴黎市中心的一条繁华大道。

② 巴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

③ 巴黎市中心一家著名的咖啡馆。

④ 巴黎市中心的一条大街，沿着蒙帕那斯墓地，这里连同上注的几个地名都是巴黎的文人们极爱光顾的地方。

者：一些日本人一书在手，正在给自己拍照；离他们不远，一帮年轻人在聊天。这些探访者没有一个认出她。她悄悄地走近他们，在墓碑前安置的一张不大的长椅上坐下，没有感觉到阵雨已开始掉点了。

自1980年4月15日萨特离开人世，留她独自与忧伤为伴，逝水流年已过去了五年。墓碑上刻着作家的名字，在那排黑色字母的下方，留了一块空白。也许哪一天，那上面将刻上她的名字，与伴她度过五十一年人生的那个男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

从今往后，只有她可以接过他的话说下去，他们无休止的对话已转为独白。她想对他说话的欲望很强，但她宁愿等一会儿，任由这些探访者来为她排解，倾听着他们的议论。一位年轻女子认出了她。交头接耳声四起，人群退去，留下她去回忆。

她终于独自和他在一起了。一缕阳光轻抚着她的脸庞，这时她对自己说：“不管怎么说，我们有过美好的人生。”

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

她一只手小心地撑住长椅的边缘，站起身，迈着柔弱无力的步子离去，穹顶饭店^①的午餐正等着她呢。

① 蒙帕那斯大街的一家著名饭店，文人骚客都喜在此聚餐。